



▲徐志摩与陆小曼

【文坛旧事】

徐志摩是怎样踩在这个点上的

□韩石山

90年前的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北上，在济南附近遇雨触山殒命。通常的说法是，前一天晚上，他跟陆小曼大吵一通，负气出走，去了南京，第二天早上乘机北上，正好过济南，正好遇上暴雨。也就是说，只要避开这个点，他便不会遇难身亡。现在我们要探究一下，徐志摩是怎样踩在这个点的。

今年春天，徐志摩去北京大学教书。秋季开学后，上海有两宗地产买卖，他与当事人都是熟人，若由他居中说合，事成之后，分上一半佣金，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于是便由陆小曼给他发了电报，要他接电速回。依据此信，他向文学院院长胡适请假南下。因为要坐顾维钧赴南京汇报的飞机，等了两三天，11月11日才成行。这样一来，请假的时间就不好说了，只能说请了多少天的假，或者说，什么时间返校不算请假。

反复订正，我认为11月20日返校是徐志摩原定的行程。提前一天离沪，正好踩在这个点上送了命。

先说这个原定的日程。11月17日晚，徐志摩与陆小曼大吵一通，并没有提前离家的想法，只是第二天一早，他气愤不过，去了陈定山家里。由朱传誉主编的《徐志摩传记资料》中收有《一生多彩多姿的陆小曼》一文，说了当天晚上后来的事：志摩一怒之下离家外出。晚上陆母责怪小曼，小曼心灰意冷又气愤难平，写了一封措词刻毒的信放在志摩桌上，以为志摩晚上回来会看到。当晚志摩没有回家，在陈定山家里谈了一夜。他见有现成的烟榻，嚷着也来一口，定山夫人说：“你不是不吸的吗？”志摩苦笑着说：“我要尝尝看到底是什么滋味。”

徐志摩在陈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仍不愿回家。做什么呢？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一书中记述。参考上文，撮述如下：18日上午，志摩仍在陈定山家，托查猛济约曹聚仁第二天同往苏州访章太炎先生。当天下午志摩回家后，改变主意，又打电话告诉查猛济取消前约，不去苏州了。事情不急，晚上查猛济才来告诉曹聚仁，志摩次晨要飞北平，去不成苏州了，以后再说。

明明说好第二天与曹聚仁同去苏州，怎么回了一下家又不去了？不为别的，只因为看到了陆小曼留在桌上的信。陆小曼之所以写了这么一封信，是因为17日晚上吃螃蟹喝酒的事。恰是这顿酒宴惹起夫妻反目，陆小曼才有了那么一封催命的信。

徐志摩死后，贺天健写了一篇文章《志摩遭劫前二日之晚上》，登在1931年12月1日的《申报》上。贺天健是陆小曼学画的老师。文章开头先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身份，下面就说到他要说的的那个晚上：

盖志摩自硖石家中，携有无为公子一簋，硖石产蟹固著名者。余隔一日过其寓，志摩自外入，握手言欢，情致拳拳，未几，即乘食蟹，兜充脐清，小鱼为羹，座有不善食者，志摩教以分割法。食次谈及乘福特机，在京平道中情况。言自黄河以北，下视田畴，皆作紫黑色，自河以南，下视田原，皆作赤色，甚为光洁。阡陌径界之分布，历历如棋枰，章章有序。言及市井道路人烟密处，则如蚁围蝶聚，营营不息。至此忽叹息曰，不图此区区间，而有所谓愁云之扰扰耶！余曰，南华秋水之篇，于此三致意焉，子何复有此感哉。

小曼女士以志摩目疾未愈，即劝少食。志摩因谓余曰：“余最嗜此物，在北平时，目疾由是而得，现且愈矣。”余因晚餐已进，尽其兴，志摩复饮酒三杯，兴会淋漓，即离座而起，引吭高歌，并作海鸥之舞，志摩之欢，诚非平日所有也。余以吴子诚尝托余要志摩书法，盖已三年矣。乘此要志摩书，志摩兴酣落

笔，为书屈原渔父篇。既竣，绝似郑海藏。夜已阑，余乃与握手言别，志摩曰，余此去仅三星期即返，相与致意而别行。翌晨，余亦乘车返锡。呜呼，孰知此半宵之欢叙，即为志摩一生末日之前之第二晚耶，哀哉。

文中有两点要关注。一是小曼此晚颇有主妇的风仪。留老师吃蟹，不用说了，主要是饭桌上对徐志摩的关心，“以志摩目疾未愈，即劝少食”。徐志摩也承认，在北平就爱吃蟹，目疾由此而得，只是将要痊愈了。二是志摩这一晚上喝高了。吃蟹喝酒，当是黄酒，又“复饮三杯，兴会淋漓”，可见兴致之高。这后来的三杯，说不定还是白酒，这样才会有接下来的“离座而起，引吭高歌，并作海鸥之舞”，也才有贺氏一说，当下就“兴酣落笔，为书屈原渔父篇”。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晚，徐志摩极有可能是醉了。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说，“他喜欢喝酒，而从没有醉过。”我的看法是，徐志摩没有在人前醉过，不等于他就没有醉过。喜欢喝酒的人，几乎没有不醉的，只能说醉的次数多少、醉的情形是轻是重。而且我认为，徐志摩醉了，跟常人的醉不会有大的区别。徐志摩在北平教书期间曾有过这样的情形。1931年10月10日给陆小曼的信上说，前一天晚上，他跟袁守和、温源宁三人联合大请客，中外客人有十四五人之多。宴后还照了相，“后天寄给你看。我因为做主人，又多喝了几杯酒。”

当晚，客人走后发生的事，徐志摩曾告诉他人，辗转相传，知者不乏其人。多年后王映霞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记述。

当天晚上，徐志摩劝陆小曼戒了鸦片，苦口婆心地说：“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戒掉，这对你身体有害。现在你瘦成什么样子，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啊！”不料陆小曼听了大发雷霆，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徐志摩赶快躲开，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究竟徐志摩说了什么话，才会让陆小曼勃然大怒，将烟枪掷过去，险些击伤了丈夫的脸面呢？这要从徐志摩走后，陆小曼写的信来推测了。

18日下午，徐志摩回到家里，原本以为缓和一下气氛，第二天好去苏州，一看陆小曼搁在桌子上的信，气极无语，没和陆小曼说一句话，随便抓起一条裤子换上，提起平日出门的箱子就走。这一切陆小曼和她母亲都看在眼里，却无法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家出走。徐志摩一走，陆小曼后悔也后怕了，第二天上午赶紧写了封长信寄往北平，给徐志摩认错。信中有言：“就算是你疑我亦不怨你，不过摩呀我的心！你非信我爱你的诚心，你要我用笔形容出来，是十支笔都写不出来的。摩呀！你要是亦疑心我或是想我是个Coquette，那我真是连死都没有清白的路了。”“Coquette”一词，意为卖弄风情的女人。

由这一词可以推测，徐志摩17日晚在劝陆小曼戒烟的同时还说了些什么话，何以陆小曼会勃然大怒，竟将烟枪甩了过去。怕不止这么一个英文词。陆小曼信上还有一句“现在……就算是你疑我亦不怨你”，那么就是说，当时你疑了我，我才那样怨你。据此可知徐志摩在说了“Coquette”这个英文词之前或之后，还说了几句别的话，以坐实小曼的“Coquette”。这样的话，只会是酒醉之后脱口而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要补充一个情由。好多书上都说，徐志摩对陆小曼因病而吸大烟是理解的。周围的朋友都知陆小曼吸大烟时，是与翁瑞午两人在烟榻上，一人一边，相对而卧，多认为一男一女如此行事，不成体统。徐志摩则不然，内心或许有些不快，看法还是豁达的。他认为，夫妻之间是爱，朋友之间是情，男女的情爱既有如此分别，丈夫就不应该禁止妻子结交男性朋友。

如果徐志摩真说过这样的话，我要说，这不过是说给外人听，究其实，内心是很痛苦的。且看1931年春天，徐志摩初到北京，内心烦躁，3月19日给陆小曼的信上是怎么说的：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最难受的表示。但那时万一希冀是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但我归时，依然是照旧未改，并且招惹了不少浮言。我亦未尝不私自难受，但实因爱你过深，不惜处处顺你从着你。也怪我自己意志不强，不能在不良环境中挤出独立精神来。在这最近二年，多因循复因循，我可说是完全同化了。但这终究不是道理！因为我是我，不是洋场人物。于我固然有损，于你亦无是处。

不必多说了，一句“招惹了不少浮言”，再一句“我是我，不是洋场人物”，若有第三句，就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这样一来，11月17日晚上事，只能说，一个是酒后吐恶言，一个是气极不理智。接下来，一步一个点儿，终于踩在了1931年11月19日下午两点钟济南附近遇大雷雨这个点上。

【性情文本】

秋风辞

□刘荒田

立冬已过，然“冬”立足未稳，满目依然灿灿秋色。午前走出小区的大门，迎着满怀的西风，无可名状的恬适，深入骨髓的欣幸。想流泪，想哼一首感伤的歌，单单为了风。我从来认为，故园秋风是普天之下最好的风。踏着簌簌作响的落叶，前去一家茶楼与青春时代的友人见面时，无数次被我由衷赞美的秋风，予我一点新的感兴。

因友人Y的还乡而起。Y是我的同村，我当知青时缔交，友情历五十载而不渝。他大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建立家庭，很少返乡。前天为了给一位近房叔叔送葬，他回村里住了一晚。茶楼上喝普洱、品肠粉之际，他动情地缕述村里的秋景：大片大片的稻田，纯粹而浓烈的金黄色，起伏成至为袅娜的排浪。我和他都躬耕过的田垌，已被江西来的农民承包。不管是谁，只要给土地献出诚心和热汗，就值得赞美。村中乡亲寥寥，宁静中母鸡的咯咯声格外响亮。池塘边的榕树头，村北的碉楼、土坡和水闸，他着重提及我那窗门全部脱落而青砖色泽鲜明的祖屋。他绕屋徐行，恨不得踮起脚尖窥视窗内，看看昔年小号煤油灯下读《离骚》的瘦书生。越是说下去，语气越缠绵。

对他，我岂能不明白？他在怀念青春年华，我和他一起，在青砖老屋的天井旁边，恭听从省城下放回来的诗人讲西洋诗歌：月明星稀的秋夜，三个迷茫的年轻人在田埂上，踩停蟋蟀群接力跑一般的鸣叫。



末了，他的语气加重，说起秋风。我们不约而同地背起雪莱的《西风颂》，那是两人当年抄在笔记本上的，握钢笔的手带着道道血口，那是上深山打柴时被篱竹划破的。松明的黑烟粘在鼻孔，热泪滴在诗行。郭沫若的译笔，唯一能读到的就是它。记忆残缺，诗句难以连贯，须互相提示，然而沛然气韵盘旋胸中：

请把我作为你的瑶琴如像树林一般，

我纵使如败叶飘飞也将无妨……

请你把我沉闷的思想如像败叶一般，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请你用我的诗句作为咒文，把我的言辞散布人间……让你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警号……

最后，我和Y站起，嗓门之高，让茶客们以为出了什么事。随后，大家哈哈大笑，重新坐下来。

和Y道别，回到大街，在行人和车流之间迂回而走。风继续吹，我仰头向天，张开双臂，说：“这就够了！”是啊，秋风是终极的乡愁。它无形无色无光，却无所不在，这是常识。今天我进了一步，明了秋风独一无二优势：取消所有凭借，不要谦逊垂首的稻穗以大幅的款摆来证明，不要秋水上如梦的涟漪来诠释，不假手纷飞如雨的紫荆花壮气势，不要少壮年华登临绝顶之际飞舞的浓密黑发与飘扬的大衣后摆做注解，简简单单地，以恰到好处的温度、力度和方向，爱抚你沧桑下去的容颜，它钻进羊毛薄衫的缝隙，把全身揉搓，把皱纹抻平。你凝神之际，风如梳篦经过灵魂，兀然一悚，感到从没有过的轻盈。我不走了，靠在一道油漆剥落的围墙边，任风吹啊吹。

回到生我养我之地，美食尝遍，终会发腻。和故旧会面，把“回忆”反刍完了，回到现实，可能因价值观的分歧翻脸。按说，旧物和史迹，在汹涌而去的光阴之流中，算得顽固的礁石了，可是，耐不住“是否保真”与“有没有形而上价值”的拷问。大抵而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